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笛補堂  
集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林爾庵先生留補堂文集四卷見鄞志今日選未知選者何人然仍以四卷著論說記敘跋墓志傳贊題後諸體略備所論述多關明末史事暨諸忠烈奸滑行實言本忠義躍躍紙上吾鄉節烈遺風讀茲編猶可想見之焉然所述亦有得諸傳聞不盡合事實者如所論甲申從賊逆臣尤多誣枉杲堂文鈔書後述杲堂弔黎洲母喪甫入門見喪次紅單高揭事夫風勁指柔一望草靡誠可歎恨然明季節烈綜而論之亦自不媿趙宋所稱

從逆如光給諫者今考之潛虛集所記都城破時公初  
墮陣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館舍老役口語南山親從  
御河救給事起復常膚歎曰豈知其送與馬阮殺乎馬  
通白先生云編修平時持論稍苛今所記當不妄又言  
桐城軼事記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詳左侍御光先有  
野史辨誣一則而公自爲祭影文述死狀與左戴言合  
公下獄法司會訊獨御史必欲坐以阻南遷罪殺之御  
史者卽初麗逆案而後首迎降之張孫振也茲編所述  
若此類者往往而有梨洲遭母喪在康熙十九年庚申

今文中首言戊午己未間聞黎洲嬰慈闈之感臬堂往  
弔云云此尤可疑姑不論紅單高揭之有無黎洲喪母  
在後而茲編所稱年歲轉在前此萬萬不可信者黎洲  
大賢遭母喪而高揭紅單非病狂者不至此曾謂賢者  
乃如此乎此必時邪嫉賢造爲之語繭庵聞之而誤書  
之者其非親聞於臬堂可決也且此文旣云臬堂生前  
已大不滿乃篇末又稱萬履安謂善補過而曰願先生  
略其小而取其大其辭意亦矛盾矣余今校此編而刊  
之將以永吾鄉先輩之節概而又稍次述所聞書之簡

端期覽者審焉爾堂之兄霞舉先生諱時躍有朋鶴草  
堂集十二卷余錄副藏之猶未刊也民國二十六年十  
月後學張壽鏞序

序

林繭庵先生留補堂集選四卷論說記敘跋墓志傳贊  
題後諸體略備所論述多關明末史事暨諸忠烈姦猾  
行實言本忠義氣節凜然躍躍紙上吾鄉節烈遺風讀  
茲編猶可想見之焉然所述亦有得諸傳聞不盡合事  
實者如所論甲申從賊逆臣尤多誣枉杲堂文鈔書後  
述杲堂弔黎洲母喪甫入門見喪次紅單高揭事夫風  
勁指柔一望草靡誠可歎恨然明季節烈而論之亦  
自不媿趙宋所稱從逆如光給諫者今考之潛虛集所



記都城破時公初墮陴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館舍老役口語南山親從御河救給事起復拊膺歎曰豈知其送與馬阮殺乎馬通白先生云編修平時持論稍苛今所記當不妄又言桐城軼事紀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詳左侍御光先有野史辨誣一則而公自爲祭影文述死狀與左戴言合公下獄法司會訊獨御史必欲坐以阻南遷罪殺之御史者卽初麗逆案而後首迎降之張孫振也今茲編所述若此類者往往而有梨洲遭母喪在康熙十九年庚申今先生文中首言戊午己未閒聞

梨洲嬰慈闈之感杲堂往弔云云尤可疑姑不論紅單高揭之有無梨洲喪母在後而茲編所稱年歲轉在前此萬萬不可信者梨洲大賢遭母喪而高揭紅單非病狂者不至此曾謂賢者乃如此乎此必時邪嫉賢造爲之語先生聞之而誤書之者其非親聞於杲堂可決也且此文旣云杲堂生前已大不滿乃篇末又稱萬履安爲善補過而曰願先生略其小而取其大其辭意亦矛盾矣余今校此編而刊之將以永吾鄉先輩之節概而又稍次述所聞書之簡端期覽者審焉民國二十六年

夏和生集

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約園刊本

鄞縣志本傳

林時對字殿颺號繭庵少時其伯兄時躍喜言名節卽與之上下其議論時躍引爲畏友執經倪元璐門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時年十八旣釋褐授行人施邦耀徐石麒皆重之多所指授錢謙益聞其名招致之不往於同官最與劉中藻陸培沈宸荃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時對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歎爲名言踰年使淮藩全祖望撰事狀○案時對撰吳禮嘉別傳云壬午春余奉命使西江則出使淮藩當在崇禎十五年志悉屏廚傳攜一僕自隨旋丁艱歸里曹陳良謨

錢肅樂一見亦契之

事狀

甲申聞變作七哭詩

留補

福王

監國召爲御史

續耆舊傳

○案事狀以吏科都給事中召但據莊元辰奏疏魯王時時對以薦

授兵科則南都時當以御史爲是

至續耆舊傳云召而未赴則誤已輪對上三疏言史督

相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之掣肘

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以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元

老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閒

關南來不當誣以傳聞之說並畱中不下時臺省混沓

邪黨過半獨掌科熊汝霖掌道章正宸清望諤諤顧皆

引時對爲助阮大鍼深惡之遂與同里沈履祥偕去

○案

時對撰沈宸荃傳云沈履祥南都亡狀時對房師孫嘉

績起兵餘姚以書來約時對為之後繼全祖望撰錢肅樂第二碑遂

從戎江干事為嘉績監軍全祖望撰孫嘉績神道碑佐其幕務狀章

正宸能汝霖于穎等以時對品行超卓鐵骨冰心疏薦

魯王授兵科給事中莊元辰奏疏○案時對撰沈宸荃

題授余專署兵垣則當傳云宸荃同章正宸錢肅樂合疏

時薦時對者正多人也會太常寺少卿沈宸荃分防瓜

瀝與中樞不合每事沮格時對具疏言宸荃服官留都

振揚風化彈劾不避權倖屏息既而灑泣誓眾歃血會

盟慈水義旗實宸荃倡首視越郡孫嘉績章正宸熊汝

霖寧郡錢肅樂皆十五朝食報之忠貞而三百年閒生  
之節義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沮抑其功媒孽其  
短何以服勞臣之心鼓任事之氣耶宸荃始進太僕卿  
兼僉都御史又因慈水同事者攘奪其餉舉軍嗷嗷時  
對乃與戶部王夢錫多方措置接濟之時對撰沈宸荃傳前御  
史姜埰兄弟避地天台時對以人望請召爲御史埰不  
至其弟垓赴軍事狀時對尋掌工科遷太常寺少卿兼吏  
科晉太常正卿兼僉都御史監軍西征○案事狀熊汝霖下海寧時對  
實贊之則西又晉副都御史屢上封事言江上諸臣宜  
征當係此役

合力進兵諸將擁兵跋扈無人臣禮言戰功踰濫當核

之言加銜挂印之太驟皆報聞其請急通海師之道及

防江上渡口雖下其議而莫之行續者舊傳中樞余煌歎息

語時對以不能力持爲媿事狀而時對之最得罪於王之

仁者在爭東錢湖之不可塞及牙行諸稅最得罪於方

國安者在請誅馬阮最得罪於諸中官者在禁奄黨之

復用於是國安以東林遺孽糾遂去國而東江潰散時

對年未滿四十轉徙山海閒事定歸家已蕩然矣續者舊傳

乃傳訪國難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隨所見



聞折衷而論定之事狀國朝康熙十四年當事以遺逸薦

不就

曹志○案事狀以病力辭

有同年生來訪出處時對答之曰此

事豈容決之人耶吾志已定爲君謀寧有殊同年生媿

其言而止

續耆舊傳

時對論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錢光繡嘗

講學黃道周其於翰林張溥周鑑皆嘗師之而學詩於

錢謙益時對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質而虎皮者也皆

不足師謙益晚節如此又豈可師子師石齋先生而更

名他師乎光繡謝之未幾遺老凋落殆盡而時對獨年

踰大耄幅巾深衣躑躅行吟莫可與語於是悵悵彌甚